

# 基于物质、能量属性阐释中药药性理论

杨具洁, 都广礼\*, 陈少丽\*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上海 201203)

**摘要:** 物质是构成宇宙间一切物体的实物和场, 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能量是物质运动转化的实现和量度, 是物质在微粒子状态下温度和运动速度的总和。宇宙万物皆具有物质、能量属性, 而作为其一部分, 中药也具备这两种属性。本文从物质、能量的范畴阐释中药的药性理论, 以期指导中医药的教学、科研和临床。

**关键词:** 中药; 药性理论; 物质属性; 能量属性

**中图分类号:** R28

**文献标志码:** B

**文章编号:** 1001-1528(2021)05-1379-03

**doi:** 10.3969/j.issn.1001-1528.2021.05.053

物理研究发现, 宇宙由 5% 的物质、能量和 95% 的暗物质、暗能量构成<sup>[1]</sup>, 即物质和能量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本要素。中药作为宇宙万物的一部分, 也应具有物质、能量这 2 种属性。本文拟从物质、能量的范畴阐释中药的药性理论, 以期指导中医药的教学、科研和临床。

## 1 物质与能量

**1.1 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物质是世界统一的基础, 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sup>[2]</sup>。从物理学角度看, 物质为构成宇宙间一切物体的实物和场(气、液、固态物体; 光、磁场等)<sup>[3]</sup>; 能量则是指物质在一定构成中相互作用、一定时空中产生的动力及运动, 并以不同形式存在<sup>[4]</sup>。

**1.2 物质与能量的关系** 物质是世界之本原, 世界统一于物质, 宇宙中的一切物质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而能量是各种运动的一般量度。从静止的观点来看, 能量就是物质; 从运动的观点来看, 物质就是能量<sup>[5]</sup>。能量是极度活跃的物质, 物质是极度惰性的能量<sup>[6]</sup>。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  $E=mc^2$  更是量化了物质和能量的关系, 说明两者的统一性、同一性和相互转化性。

## 2 中药的物质、能量属性

中药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用于预防、诊断、治疗疾病的物质。其药性是药物在防治疾病过程中所体现的性质和功能, 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归经和毒性等内容<sup>[7]</sup>。

四气五味是决定中药药性的最关键因素, 而升降沉浮、

归经、有毒无毒是四气和五味组合作用于机体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 “味薄者升, 气薄者降, 气厚者浮, 味厚者沉” “酸咸无升, 甘辛无降; 寒无浮, 热无沉, 其性然也” (《本草纲目·序例》), 以及 “气厚味薄者浮而升, 味厚气薄者沉而降” (《本草备要·药性总义》), 都明确指出了中药的升降浮沉是由其气味所决定的。“酸入肝, 辛入肺, 苦入心, 咸入肾, 甘入脾” (《素问·宣明五气篇》), 表明中药对人体脏腑经络具有选择性治疗作用的特性, 即为归经<sup>[8]</sup>, 并且也是由中药四气五味决定的。毒性是指药物作用于机体产生的毒副作用<sup>[9]</sup>, 如大辛大热的砒霜、巴豆、乌头, 大苦大寒的水银、甘遂、大戟皆为大毒之药, 可见“毒”为四气五味之极或偏。本文主要围绕四气五味来论述中药的物质、能量属性。

**2.1 物质属性** 中药的物质属性是指其五味, 它是药物的物质基础, 具有滋补人体气血精津液髓等精微物质的作用, 并能化生精血, 滋养五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 “味归形, 形归气……精不足者, 补之以味”, 指出五味生精血以成形; 《素问·藏象论篇》云: “地食人以五味……五味入口, 藏于胃以养五脏气”, 阐明食物入胃后转化成的五种精微物质, 经过脾之输达而营养五脏, 可见五味为饮食(或药物)具有的对五脏起滋养作用的物质<sup>[10]</sup>。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 辛味药大多含挥发油, 苦味药大多含生物碱, 甘味药大多含有糖类、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素, 酸味药大多含有有机酸、鞣质, 咸味药大多含有钠、钾、钙、镁、碘等无机盐<sup>[11]</sup>, 可见五味是中药的物质基础。

**收稿日期:** 2021-02-19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全国中医(临床基础)优秀人才研修项目 [国中医药人教发(2017)124]; 上海市卫健委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ZY(2018-2020)-CCCX-2001-01]; 上海中医药大学“杏林传承型人才培养计划”项目 [上中医人字(2019)24]

**作者简介:** 杨具洁(1996—), 女, 硕士生, 从事方剂配伍规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Tel: 18621141263, E-mail: yangjujie2019@163.com

\* **通信作者:** 都广礼(1970—), 男, 博士, 教授, 从事方剂配伍规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Tel: 13916195505, E-mail: duguangli2002@126.com

陈少丽(1980—), 女, 博士, 讲师, 从事方剂配伍的理论及作用机制研究。Tel: 13795464722, E-mail: sharpren@163.com

当机体气血津液等精微物质不足时，需以具有物质属性的中药进行滋补，正如《素问·三部九候论》所云“实则泻之，虚则补之”，《难经》所谓“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肾者，益其精”，上述虚损补益法就是中药物质属性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对中药五味的阴阳属性划分见表1（有人提出“辛甘淡酸涩苦咸”七味，其实淡是甘的衍化形式，涩属酸的衍化形式<sup>[12]</sup>，本质上仍为五味）。

表1 中药五味的阴阳属性

五味	属性	阴阳程度
辛	阳	++
甘	阳	+
酸	阴	-
苦	阴	--
咸	阴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两者数量的增减分别表示阴、阳程度上的差异。

2.2 能量属性 中药的能量属性是指其四气<sup>[13]</sup>，中医治疗疾病除了借助中药的物质属性补充人体物质的不足外，还利用其能量属性调整人体的能量状态和祛除邪气。《素问·至真要大论》言：“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这其实就是通过评估人体的能量状态和邪气的有无，采用不同能量属性的中药来调节失衡的能量状态，并祛除体内邪气。现代研究发现，寒凉药对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肾上腺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呈抑制性影响，表现为镇静催眠、降温抑心、减缓代谢等；温热药则相反，表现为呼吸增强、心率加快、代谢促进等<sup>[14]</sup>。

如果将药物按照能量属性予以分类的话，四气也代表了中药4种能量级差，寒为凉之甚，热为温之极。现代也有人以“四气指数”为四气指标，其中药性属“温热类”者，指数为正；属“寒凉类”者，指数为负<sup>[15]</sup>，故寒与凉、温与热从能量角度看并无本质上的差异<sup>[16]</sup>，但是有程度上的区别。对中药四气的阴阳属性划分见表2（大热、大寒、平性也是中药能量的不同级差<sup>[17]</sup>）。

表2 中药四气的阴阳属性

四气	属性	阴阳程度
热	阳	++
温	阳	+
凉	阴	-
寒	阴	--

注：+表示阳性，-表示阴性。两者数量的增减分别表示阴、阳程度上的差异。

### 2.3 2种属性关系

2.3.1 统一性 中药药性理论将性味统一于每一味药物中，即如李杲所云：“夫药有温、凉、寒、热之气，辛、甘、淡、酸、苦、咸之味也……一物之内，气味兼有；一药之中，理性具焉。或气一而味殊，或味同而气异”，如麻黄辛（味）温（气），石膏辛甘（味）寒（气）。因此，药物的物质与能量属性具有密不可分的天然统一性，即每味中药都同时兼备物质、能量的双重属性，只是存在着某种侧重而已，由此决定了它进入体内以后会产生相应的作

用差别，如甘温（味厚气薄）的当归、熟地的补血作用（偏重物质属性），辛温（味薄气薄）的麻黄、桂枝的发汗解表作用（偏重能量属性）。由此可知，味之厚薄和气之寒凉的药性组合决定了中药物质和能量属性的偏重。

另外，这种统一性不仅表现在中药的性味，还表现在其作用于机体的效应中。一般来说，气味相同的中药作用相似，如甘温多补益，苦寒多降泻，辛温多发散，故中药的物质、能量属性（性味）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

2.3.2 相对性 中药的药性是由物质、能量属性（四气五味）组合的具体表现，但这2种属性又具有相对性，即某些药物偏重物质属性，而某些药物偏重能量属性。即使性味相同或相近的药物，也具有物质、能量属性的偏重，如人参和黄芪都属于甘温补气健脾药，但前者益气生津养血，适用于气虚津液不足证，偏重于物质属性，而后者补气升阳利水，适用于气虚水停血滞，偏重于能量属性；又如麻黄、桂枝同为辛温发汗解表药物，但前者开皮毛达腠理，适用于风寒表实证，偏重于能量属性，而后者补中气和营卫，适用于风寒表虚证，更偏重于物质属性。

2.3.3 转化性 中药物质、能量属性的转化性可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包括炮制、配伍等。例如，“（当归）头，止血而上行；身，养血而中守；梢，破血而下流；全，活血而不走”（《本草纲目》）；当归酒洗长于活血，土炒专攻补血，炒炭则止血效佳，表明炮制可实现该中药能量、物质属性的转化。

配伍是方剂学的核心和灵魂<sup>[18]</sup>，中医常以其来实现中药物质、能量属性的转化，从而调整人体阴阳失衡的稳态。例如，一般认为《金匱要略》中的肾气丸具有补肾助阳之功效，主治肾阳不足证<sup>[19]</sup>，但它其实是通过配伍来实现物质、能量转化的典型方剂，主治精不化气而致的痰饮水湿病证<sup>[20]</sup>，诚如书中说到“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方中桂枝、附子温助命火，干地黄、山茱萸、山药填补肾精，以少量桂、附（能量属性）的温阳作用激发补肾填精药物（物质属性）转化为能量，即“少火生气”“阴中求阳”，使肾精转化为肾气，气化有权则肾可主水矣。

### 3 中药物质、能量属性提出的意义

3.1 有利于剖析以阴阳为总纲的辨证论治体系 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的基础，统领其他辨证方法<sup>[21]</sup>，而阴阳是八纲辨证的总纲，诚如《内经》所言：“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凡阴阳之要……因而和之，是谓圣度”，《类经》也提到：“凡诊脉施治，必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由此可见，阴阳为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总纲。

中医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失衡的结果，故临证以首辨阴阳、调和阴阳为法度<sup>[22]</sup>。本文认为，从物质与能量的角度看，机体阴阳失调无非是物质、能量的失调所产生的各种病证。因此，辨证施治时当以物质和能量属性药物配伍成方，调整阴阳，以达机体“阴平阳秘”“阴阳匀平”的阴阳调和状态<sup>[23]</sup>。

3.2 有利于明晰方义 方义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对方中的药物进行地位划分和作用阐释<sup>[24]</sup>,根据药物的物质和能量属性的关系,可从新的视角阐释方义。以桂枝汤为例,方中芍药、甘草、大枣为物质属性药物,滋补营阴;桂枝、生姜为能量属性药物,发表实卫,物质补充和能量激发融于一方之中,可达“滋阴和阳,调和营卫”之作用。故从能量和物质的角度阐释方剂可使方义更加简单明了,也更容易被现代医学和身处现代化语言体系内的人们接受和理解。

由此可见,通过引入中药的物质和能量概念后,能简化方义、方理,不再局限于“君臣佐使”理论解读方剂,可谓“义简而道同”。

3.3 有利于破除中医“玄学论”,在现代化的语境下实现中西医的融合发展 中医现代化不单纯是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sup>[25]</sup>,还包括用现代科学的语言体系诠释中医药理论,但玄学一直伴随着中医而存在<sup>[26]</sup>,在一百多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是伪科学”的言论从未歇止<sup>[27]</sup>。事实上,大量现代药理研究已证实,中药具有调节能量代谢、增强免疫、抗病毒等功效<sup>[11]</sup>。目前,中医学理论体系蕴含着大量现代医学理论尚不能够涵盖或诠释的内容,其中不乏具有独创性甚至先进性的学说<sup>[28]</sup>,但由于2种医学体系所用思维模式和语言体系的差异,是长期以来两者不兼容、所谓“中西医结合”貌合神离的主要原因。

因此,实现中医现代化、推进中西医结合,就要在把握中医价值的基础上,以现代人的思维构建中医体系,用现代语言描述中医理论,对接、沟通西医,以期实现中医的“现代话”和现代化<sup>[29]</sup>,即“传承精华,守正创新”<sup>[30]</sup>。

#### 4 结语

中药物质、能量属性的提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化(话)描述,对阐释方义、指导临证组方和中医药科学研究,推进中医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甚至构建新的医学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1] 张鹏杰. 宇宙是由什么构成的? [J]. 科学通报, 2016, 61(16): 1754-1757.  
[2] 刘雅静, 鲁成波, 张爱波, 等. 马克思主义哲学[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 50.  
[3] 和 著. 物质·暗物质·反物质[J]. 师资建设, 2009(2): 103-106.  
[4] 姜 云. 从物质观疾病[J]. 医学与哲学(临床决策论坛版), 2006, 27(3): 55-57.  
[5] 雷洪斗. 物质能量循环理论——解读宇宙密码[J]. 科技视界, 2016(7): 313.  
[6] 赵学敏, 赵永太. 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体现的自然规律[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9, 19(46): 244-246.

[7] 黄 芳. 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3.  
[8] 张铁军, 刘昌孝. 中药五味药性理论辨识及其化学生物学实质表征路径[J]. 中草药, 2015, 46(1): 1-6.  
[9] 张广平, 叶祖光. 有毒中药的“毒性”与毒性分级[J]. 世界中医药, 2014, 9(2): 175-177.  
[10] 方金苗, 杜武勋. 中药四气、五味药性物质基础研究[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17(12): 66-68.  
[11] 刘 群, 杨晓农. 中药四气五味的现代认识[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 32(5): 981-985.  
[12] 赵玛丽, 赵国惠. 《黄帝内经》“五味”药性理论新探[J]. 国医论坛, 2018, 33(2): 11-13.  
[13] 李文兰, 张秀丽, 隋 峰, 等. 中药性味理论的现代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5, 21(12): 227-230.  
[14] 左 文, 陆兔林, 毛春芹. 中药的四气五味[J]. 中国药房, 2010, 21(7): 653-655.  
[15] 程彬彬, 张玉惠. 中药四气定性定量方法初探[J]. 山西中医, 2000, 16(2): 46-47.  
[16] 陈素红, 吕圭源. “性、味结合归经”层面研究中药药性[J]. 中药药理与临床, 2008, 24(4): 58-62.  
[17] 盛 良. 论中药矿物药四性与无机化学的结合——二论中药四性与现代化学的统一[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4, 10(3): 24-26.  
[18] 陈 萌, 都广礼. 论方剂的配伍[J]. 山东中医杂志, 2019, 38(10): 916-920.  
[19] 邓中甲. 方剂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7: 171-173.  
[20] 冯沛之, 都广礼. 基于精气互化思想的肾气丸证治解析[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9, 53(10): 51-53.  
[21] 朱文峰, 杨维益. 中医诊断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152.  
[22] 任秀玲. 《黄帝内经》建构中医药理论的基本范畴——阴阳[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08, 23(2): 143-146.  
[23] 申俊龙, 魏鲁霞. 论中医语境下阴阳范畴的特质与作用[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06, 27(1): 43-49.  
[24] 都广礼, 陈少丽, 文小平, 等. 论方剂的方解[C] //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四次中医方剂学学术年会论文集. 哈尔滨: 中华中医药学会, 2014: 154-157.  
[25] 张其成. 中医现代化=中医现代科学化? [J].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 2003, 15(1): 8-10.  
[26] 孟长海. 发展中医先淡化玄学 [N]. 中国中医药报, 2012-06-21(3).  
[27] 王振瑞, 李经纬. 两种错误的中国医学史观——评“中医超科学论”和“中医伪科学论” [J]. 北京中医, 2007, 26(6): 323-329.  
[28] 唐蜀华. 关于“中西医结合”若干问题的思考[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5, 35(3): 272-276.  
[29] 宛 金, 周 莎, 王彦晖, 等. 中医现代化新论[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1): 217-220.  
[30] 刘昌孝.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J]. 中草药, 2020, 51(1): 2-3.